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旦

卷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冬

閩中荔支通譜序

夫物各有止魚止鱗菜止蓴菓止荔極矣是數者東南異味天所以私知味之人也而子鄉頗有憎棄蓴者安知閩粵巴蜀間人人喜噉荔哉是人以命酸故躬逢異味如同嚼蠟不使雋永

譬病夫食蜜衆競云甘彼獨稱苦庸非命乎然蘇學士誇江瑤柱之美謂雖齋素人不覺口角流涎此說是否以予揣之食而不知其味者尚不乏人必無不食而反知其味者閩中人人日用而不知知之而嘆未曾有者祇從他人齒頰得之蓋耳之于聽非口之于味也四方人宦于閩者居非其地或至非其時有啖有不啖啖者有喜有不喜而所啖之荔有美有不美所喜啖荔

之人其詩文有嫻有不嫻以故上下千載講參
寥曾不盈寸迺耳食之徒不識方紅江綠爲何
物亦附會其美形諸詩歌則譜且充棟此猶盲
者譽花聾者褒笛十八娘有知不復作笑筵美
人哉予舊嘗令汀其下邑接壤漳者荔樹稀如
辰星至建延邵三郡其民老死曾未覩見鮮荔
何況屬厭而四方人遇閩人概云此貴鄉仙品
也閩中人未經噉荔者輒妄受四方之諛而不

惡亦大可異哉嗟乎斤斤一荔自妖妃郵置後
以口腹貽累而土著者色驕風聞者舌妬總涉
有我實則燕趙蘋果吳越楊梅皆遠出荔下葡
蔗益懸矣此不易之評也雖然月中躔度千有
餘里仙桂托根幾何而自下望者但云月桂已
耳未嘗支離分屬荔爲天下菓爲人間菓非爾
家菓爾邦菓豈閩所得私且阿乎荔譜初自宋
蔡君謨至我明徐興公廣之鄧道協增益之

蒐羅大備然皆閩人使不知味者得借爲口實
予也東西南北之人論至公也若云鄭環而僞
因護之予則焉能

千頃齋集序

予昔嘗取道溫陵摹帷遙睇則紫帽諸峯秀麗
如畫曰快哉人文之盛孕毓此乎旣而思斤斤
捨帖之技簪紳之榮于三立何當意必有五文
鴻碩傑出其間而屈指按之泉郡條詞家標幟

沈氏目旦

卷八

三 初集

者自李龍湖外諸作者英多蔚起更僕莫罄較
他郡才特雄其白眉數子中而流寓者爲黃明
立先生先生溫陵望族秩介兩廂六館間宦于
南都卽家焉以老蓋二十年所矣已巳歲予因
鄧叅軍道協獲交先生鄧迺福之詩人予先生
爲年家子予不慧則芳隣也先生久慕予而傾
蓋愛敬各恨相見晚其所著千頃集詩文凡十
餘萬言沉深溫厚出之有源探之誠不易測展

矣叔度之家風汪洋而未有涯也集中代者十之三按晉侯絕秦書代自呂相張方平諫用兵書代自蘇軾夫然則代亦何傷東山之詩周公以元聖位冢宰不難爲歸士代思婦代先生又何靳藻采不以翰墨結施捨緣乎且獨不味屈原傳乎原爲楚懷造憲令卽代之義也放廢不用詞無所寄而作離騷良亦苦矣說者謂詩文應酬詞頭多譽而少直且乏性靈卽先生亦謙

謙自道子曰不然毀者宇宙之殺氣也譽者宇宙之生機也諛墓所獲視薦剡幾何而以矯彈墨之怒罵庶生機長而殺氣默消亦文人調燮之一助也仲尼大聖自云如有所譽何況先生先生弁髦簪紳筌蹄括帖毫楮爲未編帙爲田洵長干之高隱真溫陵之遺賢嗟乎蘇司業自傷遭時不淑以幸識元紫芝爲生平快事予于先生亦云

漢書劉向傳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傷之也亦幸其不及見而早卒也向與周堪同受恭顯譖而下獄得不死亦幸矣十年不遷豈足道哉向非貪富貴者依依不去僥倖元成之一悟與屈平同一苦心朱雲卜王氏之必篡而病不呼醫猶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意也梅福訟王章之寃一旦棄妻子去九江亦可哀也哉夫爲人主者何故使忠臣至此極也

王莽只一味假謙恭此外絕無所長漢兵至且迫矣猶然向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學孔子口語比于初篡時學周公模樣皆蠢且迂之徵也特以元成哀平四昏主連綿在位更值海內豪傑缺乏卽助逆諸臣如杜欽谷永張禹輩庸劣有餘雄詐不足莽之崛起在此位也如是之易豈非天哉三國人物十倍于新漢獻之駕下不殊于元成哀平而猶能以空

名延數十年者孫氏父子兄弟力也。有吳則蜀不孤立。吳蜀合則操有所憚而不敢速。卽帝位。吾虜篡叛較之操不于其身。于其子。然幸以考終。莽踐祚十八載。始斃。漸臺董卓無一朝南面之樂。燃臍三日夜不休。非巧拙之殊。所遇時勢異耳。

茗中一諸生于試卷中漫用無聊二字爲文宗所黜。偶演傳奇扮嬖人。臧倉登場。是生嘲臧姓。

友曰殆足下始祖耶臧應聲曰臧倉是無聊者是生恚極不能復答蓋吳中諺以去勢爲無聊故也此諛巧而頗毒

昔人謂蘇長公文章似戰國人有縱橫氣此追而上之也予謂子貢雖春秋時人然觀其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機鋒作用迥出蘇張上蓋戰國人文之祖也孟子文章確是戰國的派但除去仁義良心等字雜諸儀衍中絕無分別董

仲舒王通文章添些格致誠正等話雜宋儒集中亦絕無分別。

竈有極大者週圍通計之可十餘丈試割其肉以繩懸之則徐徐墜地幾盡所存于繩者祇一綫耳在將絕未絕間人乍見驚訝則從地上徐徐收起復繫于繩依然如故視原肉不減分毫此事大異粵紳韓孟郁所言也記之

李賀每旦出乘款段從小奚奴背錦囊遇有所

得卽書投囊中恐其遺忘也此與王仲任墻牖
悉置刀筆其意頗同奚囊錦囊之說昉此然但
可加諸作詩者至于資斧路費亦用之則左傳
垂橐之義也溺其旨矣長吉七歲名動京師韓
昌黎皇甫湜實奇之連騎造門與之並轡而歸
所賦高軒過一篇乃援筆立就者妬之者以爲
鬼才此卽韓公贊語中所云鯨吐鰲擲牛鬼蛇
神不足喻其虛幻者是也可見憐才者卽褒美

詞頭亦當點檢恐旁人借爲口實賀父名璿後
舉進士或謗其不避家諱韓公又著辨諱篇爲
其解嘲甚矣庸俗之忌才也比醜婦妬美人等
無有二、

劉先主盛德人也觀其不忍取荊州雖失策然
一片仁心可敬可愛劉禹錫詩業復五銖錢似
狹小之生兒不象賢似耻笑之淒涼蜀故妓歌
舞魏宮前似戲謔之矣且長篡賊之風短英雄

之氣非體也語意還該回護纔是

李肇國史補謂韓退之登華山嶺險不能下發
狂號哭投書與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
得下夫作書必携帶筆墨傳書必携帶僕從尚
有翼之而行者何至于哭且訣耶文公直寄意
焉位高身危退轉無計猶墨翟之泣染絲阮藉
之慟岐路非真也然文公又載諸詩以實其事
故人益信之而不疑

予以一金簪縮髮原重三星至七年後利去四分袖踰數月翻視其裏則聚埃一撮非絮非綿非塵非垢卽袖中布帛磨盪而成者所謂漸也故曰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匪朝夕所致法界猶簪袖然元氣日以薄財求日以耗末如何矣

杜子美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詩未報恩波知死聽古人絕不以死字爲諱今人却不敢用用之亦未必妥

予少年時自題其寔課曰死休事

或問習氣何故難免予曰絕類離群者豪傑也
豪傑卽綠林綠巾亦有其人倚牆傍壁者衆人
也衆人卽科目宰官不能自脫故云習氣耳先
有習聞後有習心既有習心因有習氣或問豪
傑無論試言其尋常者尋常秀才如何習氣曰
高等生不肯與下等生會文竟不知解元汪鳴
鸞曾考四等會元許辦頻考三等百計經營惟
在一館有館之後不在館中此尋常秀才習氣

也尋常儒童如何習氣曰臨考對鏡拔鬚求妻
質珥平時絕不讀書罵異途爲奴才官見先達
非股栗無措卽出言無狀此尋常儒童習氣也
尋常公子如何習氣曰自負門第耳食譚文不
曰先祖先父則曰家叔家兄與貧士會稅誓不
奢費一錢受名士巧詆冥然罔覺此尋常公子
習氣也尋常任子如何習氣曰異常之謙異常
之吝厭讀正史喜看閒書此尋常任子習氣也

尋常例監如何習氣曰謂文章無憑道關節可驚。好結黨生事而穿其藍衫。慣舞文災木而刻其胡說。此尋常例監習氣也。人當以豪傑自待而快予言。不當以尋常自局而憾吾語。

或問對客陳說本出真心實語乃語未竟而客以他詞亂之其故何也予曰有三病焉。因是客心粗氣浮不沉潛審聽故。因是客自己說謊疑汝亦是說謊故。因是客世味太深忽其人并忽。

其言故

爲楊易爲墨難楊近于說激而其機順墨近于
痴迷而其勢逆楊氏眼冷可以寡過墨氏腸熱
必至叢怨楊者狷之濫觴墨者狂之流弊也指
爲異端彼亦不得不受而心情見解猶有一種
堪宥處不若後之人口闢楊墨以自附于孔孟
者又墮入異類而不啻異端矣

稱謂有可到者呼秀才爲相公呼隱士爲徵君

沈氏日日

卷八

十一切集

呼優婆塞優婆夷爲菩薩是也稱謂有必不可到者呼六部胥史爲大爺是也大爺者邑令也
本朝非甲科貢士正途不授此官

萬曆壬午乙酉間士大夫居鄉者三品京堂以上與皂隸獲葦方稱老爺卽陳敬亭公善非不方伯也而老爹自若也今州縣佐領家居亦僭稱老爺矣。幼聞者宿云曩時三品京堂公方稱大爺臺省部屬藩臬公子但稱大叔此

時已冒濫大爺矣。今則不然。市販之兒。隸卒之裔。無不大爺也者。和尚既可稱老爺。則和尚妻亦可稱奶奶。和尚子亦可稱大爺矣。有是哉。

王安石欲以李定爲監察御史。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此猶宰相意也。乾淳間帝欲賜謝廓然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林光朝不肯承旨。繳還錄黃一道。則以人臣抗人主。母廼已甚乎。說者多之。謂此舉過江後所未有。予謂此舉過江後

臣強君弱之漸寔基于此縱使除目不當光朝
當白諸宰輔謀諸言路以寢其事非中書舍人
所得專擅也卽不然或密奏焉使外廷不知亦
辱道也而居然繳進亦橫矣哉同一反汗與杜
衍封還內詔不同蓋所關係大小異也後之人
臣事孱主者孟浪舉動不可便負節氣我于主
上既可沽直名則主上于我亦可博能容之名
也上下相蒙不殆不已

祿山陷長安，王維扈駕不及，爲賊所得。按維有
輞川別業，其家頗富，富人情性，嘗倉皇迫切時，
必須位置區處，不若杜少陵蕭然無累也。賊平
後，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維亦與焉。幸肅宗憐才，
出諾獄，遷太子中允。不然，無噍類矣。後之臣子
遭時不淑者，但忙走隻身可也。

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吾取五物，屬之騶虞，屬仁
不食生履生也。解豸屬義，能觸邪也。獬屬禮。

祭獸魚也。鴻鵠屬智高飛遠緇弋也。雞屬信遇丑午則啼也。五物所長人皆不及而反曰此偏致之品也。中庸接踵于當世矣。詎有美德可以爲致。吾杭有佛總甲蓋聯絡僧俗同以作善事者嘗讚蓮池大師能前知未來事誇爲神奇。予曰此特定中之慧非修行之驗也。予在胄監時讀書淨雲庵已半載矣。庵後廢圃可畝半餘。一夕心動。謂臧獲曰速持燭燎遍照。則草莽中果隱隱

一賊蹲焉，驚喊竄去。又少時至婦家，留飲。忽去，去銀鑲杯二隻，遍覓無踪。子指佛堂前磁爐，曰：「莫非匿此中否？」索之，果獲。又一日，書房中心動，蓋不探潘寡姐已月餘矣。至而與言，近日滅獲沈高，負逋頗多，必未稱貸。貸必十金，姐窶須慎。且累子區處也。姐大駭，答曰：「彼昨日實未貸我十金，吾許以明日應其求，今當卻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蓮池而神奇也。子亦神奇乎？」

佛總甲又問定能生慧固矣然諸凡修行者皆習靜皆跌坐何獨蓮池能前知乎子曰黃河本濁澄之不清淮泗原清滂之不濁蓮池所得力者本耒根器非後來修行也年未三十卽免諸生而皈三寶誰有此大勇乎

文臣無尺寸功而襲金吾者不可勝數托言運籌借名善後冒濫寔甚有大功而謗議叢生者招忌故也功名之士又不屑以助通也以故逆

濠賞格凡內官軍官領兵者皆封侯而王新建
但以伯爵終並無議及公侯者或曰文臣例不
得封公侯誠意其證據哉子曰不然帶礪之盟
從汗馬生從拓土生是以謀臣如良平不得封
王誠意猶是已然洪武初年伯爵僅二品後
與公侯俱列一品則新建旣可以伯寧不可侯
且公乎况文成親自戡亂不專以謀顯非青田
所得例者存是說以待後之廉恕者采焉

予年未週花甲所見巡撫受奇禍者爲吳善言、
爲党馨爲趙可懷爲徐可求萬曆壬午江陵張
政府議減兵餉吳公撫浙奉行太驟士卒鼓譟
昇至營中欲效留都先年射斃黃侍郎故事其
後党公撫寧夏亦以減餉故激變鬻其屍爲肉
泥趙公撫楚適值楚府宗室構讒與王爲仇趙
不緩言調劑立刻隕命于堂徐公撫蜀蜀亂苗
兵陽以萬人助義而陰缺額三千意在冒破錢

穀賞賚也、徐必欲核實、遂譁而前、碎屍萬段、此
四公者、皆蹊刻迫急、乏寬然有餘之度、蓋自速
禍焉、而國威國體所傷多矣、然留中尚有所執
因有所迷、未必盡出于墨也、近時有畢自肅、王
應豸之事、更可太息、紀此覆轍爲後車之鑒、
集句詩起于晉傅咸、不起于王安石、凡人資鈍
而心堅者、乃能旁摭成韻、比造篇更難、爽快人
豈耐煩爲此

花有取義于禽者、雞冠、鵝脚是、卉有取義于飛走者、虎刺、鳳尾是、菜有取義于毛鱗者、鹿角、龍鬚是、境有取義于獸者、羊腸、熊耳是、

蓄意境、園亭乃趣事也、念及于後裔之不肖

而料其必不能守則索然無味、使不建生退悔心、求田

問舍、理筭持籌、乃俗腸也、雖子孫甚無賴而役役不休、窮日夜以經營而無變計、何也、向于高明者、往而即返、向于汙下者、入而不出也、

凡死牛死狗不因病而驟斃者如人中惡或食
毒草毒物或偶感陰陽戾氣其遍身血肉肺腑
必有一二受毒受戾處命蹇人食之輒死以故
食死牛死狗之人有死有不死也愛食敗肉者
若以予言爲迂賜使自裁

陶歌菴太史與人札云楚中饒名山而吏卒守
視將損人意趣定須以讓野客此說非是我輩
知交契誼散處方隅豈能作買舟訪戴事幸有

計偕之便補官入覲之便得聚首長安此塵勞
中一大快也。山水亦然遊費遊伴豈窮措大所
能辦所能期必籍居官資其僕馬脚力以縱目
于登臨亦鞅掌中一大快也。居官而復戒遊則
官念未化原非遊品遊料若人卽不遊亦得
人于鄙舍再宿而去不覺感慨依戀有不忍遽
別之意此爲情乎抑爲着乎然亦指精潔解宇
言耳頽垣朽棟急去爲快猶如見俗物厭客口

嗷嗷留而神不屬矣人情于別離間全以愛憎
起見不但有情之血肉爲然卽無情之土木亦
然哉雀經舊巢而噪燕過故壘而啼鳥亦然哉
何況人類也

韋蘇州送官人入道詩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

看戴角冠時膾炙人口然寔有病夫區區珠翠

所值幾何不以贈別同儕必令公主收去已酸

極矣况角冠而君王看戴則寵未衰也肯棄置

之使作步虛聲耶雖云詩不可泥此病却須一針不如項斯詩玲瓏委宛

古跡因人而得名如灌嬰井澹臺墓之類不可勝數惟帝王園陵經兵火後無復存者三代漢唐宋皆然不必專痛夫微欽也

子者男子之美稱此非的確語也孔曰父父子子左曰玉帛子女則男之稱爲某子猶女之稱爲某氏而各以姓冠之者也至于單言子則觀

乃曰紅綠紫

歲也為乃

是也乃日

是也乃日

是也乃日

是也乃日

是也乃日

是也乃日

面相對不必更贅以姓是卽爾汝之義謂之輕
襲亦可而顧云美稱乎王安石呼呂惠鄉爲福
建子亦美稱乎

古人愛花皆愛其能長久者也梅可半月餘菊
可一月餘蓮可三月餘否則色之艷麗者無踰
牡丹香之郁烈者無踰桂而愛者絕少夫豈特
朋貴耐久卽花亦然矣

孔子周流天下不專在行道與得君亦欲廣收

先氏日且

卷八

十七刀集

門弟子爲用世之具耳譬醫師入山採藥預備
藥籠中物然後可以攻疾以故七十二賢豈盡
魯產子路爲卞人子貢子夏子哲子羔爲衛人
子游爲吳人子張子正爲陳人季坎樊須子里
爲齊人司馬牛爲宋人漆雕開曹卹秦冉爲蔡
人公孫龍任不齊子丕爲楚人子南子徒爲秦
人子期爲晉人不一其處蓋孔子遷蔡三歲而
始得弟子三人如是其難也則孔子終身所經

之國其國之賢善才能療若指掌矣其國之利
病興除又因其國之人而洞悉之矣假令孔子
得志令七十子布滿列國如神針所刺沉痾立
起朞月可三年成豈足道哉而說者云卽不用
世吾徒自足以相樂天壤間安得此酸語流入
兒童耳邊傳爲老學究衣鉢耶夫醫人讀方書
滿腹聚藥料克棟而病家不使按脉調劑此殆
最鬱之事有何快愜而云樂也此等話但可加

竹林稽阮輩非所以慰孔門師弟也千年魔見
一棒打滅

屈原詞臣非謀臣也倘其爲謀臣乎必養晦以
待時武關之誘松耶栢耶之歌尚有可以自見
何至預沉汨羅爲亦功名節義中人非文章中
人也倘其爲文人乎退而著書足以自樂何至
煩寃之極蹈彭咸故轍爲意者逆知頃襄之不
足輔望絕而然歟若非上官大夫靳尚輩千載

後安知有騷則原之一死勝他人百生矣

古人生長富貴而抱韜畧者信陵君擅才華者陳思王俱以不得于兄遭讒抑鬱而死假令二子者陰懷不軌出其緒餘足以有國有天下顧耻不爲也自不得不出于死之一途嗟乎食租衣稅者尚以韜畧才華銷折其福又况享科名而躍冶者安得不數竒哉

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子廣其義當其爲隱亦弗臣也如嚴光之類當其爲將亦弗臣也如推轂專閫者不受君命之類

舉至細之倪者曰一星諭其極微也今夫星麗于天者不知其若何方隅自下視之則無幾耳人自以所見爲分量天下事何者不然星其顯者也試卽傳奇一節觀之出塾師手筆定有一講書課文關目出吏胥手筆定有一拷訊鞫獄

關目出山人手筆定有一吟詩習和關目皆就
已起見也

庶人婚姻假士服以行之諸侯將繼統先以士
服入見天子一借之成禮一借之鳴謙然則士
服在可上可下間卽今時儒巾青圓領是也

春秋載鼯鼠食郊牛角一已異矣而至于再夫
牛未用于郊猶生動之物也鼯鼠焉能食其角
哉今據目前所見牛角盡完未有爲他物所戕

沈氏口口

卷八

二十三初集

子夏莊子
神自感于
神中之克

者獨魯郊牛遭此厄哉不免郊而免牛何歟
閼宮詩說者以爲美僖公也此時已有福衡之制
而鼠食牛角顧成公七年正月事殊不可曉
曆有自相矛盾者既云上朔日不會客作樂又
云是日宜嫁娶夫嫁娶豈有不會客作樂者乎
可笑也

舜造漆器諫者十人禹稷契臯陶伯益必無一
人與者其所諫之詞史臣亦不傳何也愚夫難

與慮始假令義皇時已有漆器舜驟革之進諫者非他臣卽此十人也

百姓費百金朝廷未得其半官府費百金百姓未得其半此猶勢分隔絕使然至于婚嫁之禮父母費百金子女未得其半則兩京風俗虛夸與他省郡迥異也北京行聘者兩人擡一鷺南京行聘者兩人擡兩鷺豈獨鶴乘軒可異哉命名者我也受名者物也然名無定執卽呼先

生爲徒呼門人爲師亦可也呼姐爲弟呼妹爲兄亦可也師徒姐妹兄弟易名而命之卽易名而受之有知故也有情故也無知無情者不然名木以石名馬以牛不受也卽以木名木以馬名馬仍不受也不受而施者窮矣

輔臣之得終父母服自楊廷和始此正德年間事前此俱奪情奪情非張江陵所創也特此典故曠而復興則輿論駭異况張恃權而橫人不

得不借此爲口實以剪忌迂儒不諳掌故特揭之。魏瑋時有以奪情規崔呈秀而援引江陵者頗贊呈秀志在

王毛仲嫁女天子命宰相以下悉詣其第意在羅致宋璟蓋寵異之也夫毛仲閩人豈未刑之先已弄瓦耶及嫁則毛仲已有年矣乃知古帝王所寵婦寺屬便嬖使令者多不專在色也

燒字吳人讀作梢閩人讀作少蘇子瞻蜀人也其海棠詩更燒高燭照紅粧則從吳音其往岐

亭詩盡放青青沒燒痕則從闔音殊不可曉

余本海內用去

京師士大夫死于病者少死于醫者多世間善男子欲作佛事者慎擇良醫厚聘至京廣施救濟作福無量但不當徇情面憑薦譽認庸醫爲良醫翻致藥殺人耳鎮江乃天下醫派之宗試詢道路衆口咸云某良醫也三人之言同則匪情面匪薦譽矣良醫居鄉每歲所獲以百金千金計豈區區數十金可延致數千里外乎更可

破宵小態狀微以冷語相侵不惡而嚴矣

淘砂澄金此小人之能也而君子有不及者掄才衡士輒多遺珠非認砂作金卽疑金爲砂此李杜所以不由科目而劉蕡終身不遇也

幼不遜長無述仲尼何取于原壤而與之交而以故人稱也夷俟以戲孔子看孔子作何應法呼之爲賊以杖叩脛總戲之也不然孔子生平待人從來無此峻厲而壞無一語酬答安意受

之又未聞蹶然起謝何也揣壤意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儒家亦有是說安見已之倨耶狐卑身而伏以俟傲者庸知其非抑耶但貌涉不恭不可令二三子見故切責之耳若謂壤宗老氏之教則又不然老氏守雌守黑標訓示人且以驕志傲色戒吾夫子夷俟豈其擬哉

爲友人作鑪銘

荀令座中香浮不輟別有幽芬匪伊雞舌聊寄

博山于几案設

代鄭按臺疏稿

天啓元年福建永定作

爲直陳當今急要以祈 英主速斷速行事臣

累閱遼報憤激之衷久欲披瀝自念奉 命按

閩路遙難以遽達卽有芻蕘末議仰瀆 天聽

恐臣所言者在 朝諸臣已先言之祇滋贅耳

昨偶讀宋相文天祥傳有元兵入汀四字夫汀

乃閩極南之郡尚不能免則 神京密邇遼陽

皇上能旦夕安乎臣今不敢迂詞取厭謹據臆直陳 皇上試垂聽焉夫遼事不以謀勝而以力角此前車之覆轍也然當今不怠無謀患無用謀之人耳言路雖通賢路未闢譬沉疴危在頃刻而庸醫不揣不退雖有神醫耻來問疾忠臣義士徒抱敵愾之念何益哉臣今有六策可實見諸施行者爲 皇上陳之第一策各直省更置武科分爲三則一韜畧科一膂力科一

技藝科陳腐套策一切不用郡邑不拘多寡務期得人本處撫按面給路費若干起送至京備用唐武科亦分數等郭子儀以膂力科起家後靖唐亂封汾陽王第二策選將最急于行伍中萬人選千千人選百百人選十十人選一角智勇智勇合者爲大將分者爲偏裨宋之狄青岳飛皆奮跡行伍謚武襄武穆第三策封爵最急能復開原者卽以開原侯之能復瀋陽者

卽以瀋陽侯之使其世守勿于事後爽信可也
雲南黔國在我朝爲已試之成效矣第四策
文法宜寬無識之夫議論苛刻掣勞臣之肘灰
志士之心英杰潛藏而不肯試有鑒于經畧熊
廷弼也古來周公東征樂羊伐中山皆以三年
計今廷弼尚未滿兩年也嗟而去之全遼盡失
參肉豈足食乎第五策軍機宜秘而我所欲行
者露章傳宣偵候不嚴而虜所已行者事後方

沈氏曰曰

卷八

二十八初集

覺此目前勝負之大關也。馬邑之謀洩而王恢
喪師，渭水之伏成而李靖奏績。即使廣武君之
策得行，淮陰侯已蚤有備，豈被擒乎？第六策擇
言而聽，遴選有識有學諫臣六員，或八員，隨政
府入閣議事，謀斷相資，不使群喙爭鳴，以榮惑
主聽。唐貞觀間，諫臣隨宰相入閣議事，此太宗
所以興也。臣六策雖不敢比于六出之奇，然皆
當今切要急務。望皇上獨斷而速行之，臣更

有望焉誅戮者實禍也官爵者虛名也當此殆
哉岌岌之時 皇上欲海內才智之英舍身爲
國受其實禍而猶吝惜此虛名副使陞蕃政
都司陞叅將循資拘格能得人死力乎儼望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當有不次之擢也可 望

上習見 皇祖神宗靜攝深官章奏遲發竟不
知曩時天下猶太寧也假令 皇祖而在聞遼

陽失守必翻然改圖取法 世宗矣伏望 皇

上重賞嚴罰寬臣下之小疵決 宗社之大計
雷厲風馳取法 世宗肅皇帝英斷以恢復遼
陽臣不勝激切懸望之至

上葉臺山相公請啓

天啓乙丑春作

伏以調鼎奇猷佐三朝之鴻業擎天巨力奠八
極于安瀾惟間氣篤生偉人實上帝賚茲良弼
恭唯大師相大柱國元老閣下量廣休容謙隆
吐握玉融毓秀耆英宋氏潞公福洞鍾靈孝友

周家張仲德威暢 人主聲靈者千萬里出處
關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似茲北斗仰瞻未許東
山穩臥遯章句小儒風塵下吏願奏笙簧于遵
豆之側獲覲耿光于社稷之臣謹詹是月日敬
列匏尊肅迎衮舄乍欽龍象之範稍遂芹私渥
聆金玉之音可勝燕喜伏祈賁然寵臨曷任欣
忭踴躍之至謹啓

募助童年兄傳啓

萬曆戊午冬作

謹啓童養所年兄自壬子彈射以後羈愁三年
值長安桂玉之秋家徒四壁旁觀猶且憫念同
籍寧不動情摘微文而遭顯黜之條是踐田奪
牛之喻也攻會榜而借鄉試爲兆其設網離鴻
之誤乎茲者是非漸白朝紳共嘆其冤恢復有
機我輩宜周其乏諸年丈天飛在卽廷召有期
減旅舍之一觴作福無量萃行厨之餘瀝沐惠
彌弘政如應龍之興風雲不過救時之急而甘

雨之潤枯槁遂爲當厄之施競起熱腸定來羊
舌之泣克敦雅道寧貽李絳之譏多寡惟命所
捐弟不勝祈懇之至

于氏義田記

萬曆丙辰年作

當今通患在生齒繁而財求不阜非獨魯也乃
魯尤苦歲稔詩不云乎自今以始歲其有方君
臣胥樂時岌岌乎年穀是慮則天靳降康自昔
然矣今 皇帝御極四十有四年而魯大饑登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一初集

青菜三郡父子兄弟夫婦相食 欽命發倉粟
十六萬帑金十三萬賑之而道殣猶相望焉則
東方司牧之臣平時所脩備謂何矣予過汶習
聞其邑有衛幕于誠齋公者爲富而仁且俠也
割腴產千畝以贍族號于氏義田其他義房義
塚義橋義船之類種種私竊計大凶之年每有
不凶之家豈虛語乎已而聞于氏宗人艱食如
故異之則其田已瓜分矣蓋揆公初願實欲積

貯以給宗人之貧者使沾溉于無窮後不竟其志草結此局非本懷也而公仗義之芳聲反緣此顯子因思豢狙者不朝四而朝七狙悅更何如哉然難爲繼也而欲自完則不得不爾何也盛世禁人爲非而季世不容人爲善世豈無富埒陶白而捐半菽于子姓如剗其肉者乎假令媿且忌而流言中傷不曰沽名則曰避役當事者不察重徵發以困辱之是敦睦之苦心翻成

門戶之隱禍爲善者懼矣幸有成美之賢令相繼表章而公之義問愈顯雖然范文正舍其宅而費之至今在也尋其所爲義田輒湮滅無考者何蓋田有專屬費無專屬無專屬故能久也而名則並傳不朽于氏義田之設日久滋蠹不待智者始卜而其名與汶邑相終始所厚于風俗人心者多矣嗟乎藩祿耗于玉牒之紛雖司農末由措手何況于氏君子嘉其意可耳使宰

汶者而通是意也汶民幸甚使轄魯者而通是
意也魯民亦幸甚何憂乎財匱何虞乎歲稔何
藉乎廟堂之賑貸于氏義田安知非吾黨不龜
手藥乎而吾以望今之有位者

觀察使葛公寶泉局遺澤碑

天啓元年代
闕中鄉紳作

今天下財賂衰耗十倍曩時不第司農計殫而
持籌一方者若不能爲無米之炊惟恃憫時君
子觀變以通其所窮我 昭代定鼎以來野窮

于生齒之繁 朝窮于邊防之棘而所在開局
鑄錢實助周官九府遺意然子聞之漢初吳鄧
氏錢布天下而私鑄者始有厲禁今非有強藩
雙俸蠹蝕其間而錢法梗塞者何輕重出入之
際計臣失平而錢上壅也猾胥漏竇而錢中飽
也奸民扞網而錢下侵也遞行遞格幾至于不
可問非不可問也自非具真實心勇于任怨者
則莫敢問非介然紫已毫無染指者則莫能問

以故錢法之敝八閩尤甚漳泉濱大海當洪濤
巨浸中鼓柁爲爐人人泉府在在寶源建延諸
郡又以宋元舊錢私相貿易而蒞閩者問乎不
問乎迹按之若民與官爭利實則民爲政而上
無揜焉由來燕齊吳楚秦趙間錢法縱有梗塞
不至如是最梗塞者惟閩獨也今 上元年百
度更始奉 旨起鑄當事者曙于所以輒空文
應耳觀察使葛公御憲蒞閩旣督醴政兼署錢

法簡才賢佐領以綱紀其事而人心肅然整齊
乃復定爲令甲酌出入於帑者以三七兼搭酌
予奪於市者以新陳互換物價調而商無虧也
平準確而秤無畸也銖兩定而式無低昂也委
官乏署則鳩工以營之匠作苦熱則池亭以休
之奸盜伏慝則崇墉以守之其冒且混以自羅
三尺者皆攝公之廉直而無敢逞不踰時而省
會而郡邑而市廛而村墟金錢灌輸行如流水

誰寔繁已任怨相時而通其窮者非葛公哉矧
當建酋遠訶紅夷近熾之時徵餉募兵應接不
暇而公以真實心作實際事他如煮海之令區
畫有方瀆河之法經營不倦而猶以公餘之暇
爲斯文指南成群羔鴈執經而問字者趾相接
也子無從窺公之才與識而窺其所兼又窺其
所暇壹似有夙根慧性者宦轍所至尸祝無數
士民指爲功德而公遜謝曰吾以修職業也殊

異乎違道干譽者矣公河工將竣而錢法告成
閩中士民謀所以不朽公者而乞言于予勒之
瑣珉亦就事紀事未嘗溢美而公之造福于閩
者寧直此哉

張僧繇閩立本輩非不以畫名也然畫一幅纔
是一幅不能鏤諸板以傳也縱係真蹟亦云五
百年而神去况兵燹爲崇乎至于字推鍾王智
永等祇就石刻摹擬猶耳孫遠追鼻祖形容但

于遺像間觀想非靚面也文章不然三代邈矣
典謨精義絲毫不失徹古今遍夷夏片時著作
垂諸無窮故品之最貴者莫如文

子瞻兒邁迨過子由兒遲迨遠更無一人以詩
文名者接武之難如是老泉負才不第以布衣
終二蘇並起振前人未耀之光亦乘除之數而
非偶也

世間貧者極多餓死者絕少蓋庶耻壤則衣食

自足惟荒歲不然雖俛首求人而人不應其求
必至餓死而後已若平時留心未必到此故曰
志士不忘在溝壑然有志者能幾

趙州所謂且吃茶未必卽是宗語明茶之一道
亦自不易也予無王濛之阨而道聽塗說猶能
言之斟酌所聞附諸簡冊亦山居人所實受用
處也

初採

採茶湏及時候太早則味薄太遲則味郁以殺
雨前五日爲率後五日次之其色青翠者勝其
濤藍白者佳黃黑紅昏皆惡道也玉茗冰濤不
第消煩渴令人神爽慧開

收藏

以精新錫鎔鑄成壘約藏拾觔輕輕築實以箬
襯緊復將箬及紙數重塞壘口仍用錫蓋封緘
切勿臨風近火將小確陸續零取應用庶不洩

氣

火候

煮茶火候爲先。爐火通紅，茶瓢始上。如黑炭未
燃，卽以瓢閣上，則炭氣透入于湯，其味甚惡。扇
起，要輕疾，待有聲稍稍重疾，斯文武候也。文過
則水性柔而香不觸發，武過則火性烈而味不
恬愉。皆非茶家三昧。如蝦眼、蟹眼、魚眼、連珠，俱
屬萌湯。直至湧沸，如騰波鼓浪，水氣全消，方爲

總熟俟沸稍定投入更妙

投法

投茶按四季天時寒燠先茶後湯曰下投湯半下茶復以湯注滿曰中投先湯後茶曰上投春
秋中投夏上投冬下投

飲法

飲茶以客少爲貴客衆則喧喧則雅趣索矣雖
然竹林之侶瀛洲之朋多多益善

品泉

茶爲水骨水爲茶神大率茶酒二事全得力于水也山頂泉清而輕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砂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淡而白江水次之井水最下矣梅雨味亦甘和雪水雖清然性陰寒脾胃不宜多沁

器具

桑苧翁銀瓢煮茶謂過于侈易之以磁旋卽敗

壤愚意朱門華屋宜銀山居草堂宜錫但忌銅
鉄耳

盞甌

白者爲上飲前飲後俱用細麻布拭之其他俱
不相宜如磁甌曾經貯飯者暫用貯茶不惟味
減而羶穢之氣噴鼻細意人自能體認

貯水

水甕須置陰庭中覆以紗帛使承星露之氣則

沈氏日旦

卷八

三十九初集

與源頭活水不異假令歷以木石封以紙箬曝
干日下則機滯而氣閉水則腐矣啜茗之趣在
茶鮮水靈茶失其鮮水失其靈則趣不超矣

雜則失真

茶自有真香真色真味倘以甜醎等物併鮮菓
入之便失其真蓋茶酒中斷不容雜一他物唐
宋人加以龍團鳳餅名目殊可笑也

變則勿用

最初青翠收藏不如法一變而綠再變而黃三變而黑四變而白食之寒胃甚至成積

三要

造時要精藏時要燥泡時要潔精燥潔茶之妙竅盡矣書齋清供此爲第一

祭太傅兵部尚書忠肅于公文

萬曆壬子冬作

嗚呼公毓秀扶輿起家經術功垂社稷歿爲明神某等公之鄉人也請與公言鄉可乎予聞之

名卿海等北

剛可萬此瞻

先生為一振弁

形擊還擊司

魁獄主合事

者為任子沈江

若而仁錢而色

先達廣一標

留之者自生身

為侍御第春

陳時乃部

新甲已榜僅兩

人而子以三免

張免者三應未

書志次僅列在

沈氏日日

卷八

四十一初集

人生于情卽鬼神不能無情會館之設聯鄉情也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邀公之靈額顏忠肅出自上命則吾杭所獨也故事畿闡放榜士大夫各雄其梓里之得雋者孰多以爲快而燕諸館如詩人所云飲食教誨之者蓋先達之體也自賓興來未之或廢亦他郡皆然夫豈惟杭而吾杭更不可廢何也海內之有浙浙之有杭如衣之有領袖而杭之有公文經武緯攘夷安

二十九人大馬

蓋則已甲子有

六壁科、三府

舍厚適自產成

時亦以若不

許子味也此身

伯見事街令

六五

夏綽乎憲萬而有餘如射者之有鵠人爭儀之
蓋公非杭之人而天下後世之人也。天下後世
之人皆知師尊公而杭之人當始進之日不得
從先達後一瞻廟貌卹然如有所失故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而廢之自壬子始一時都人士相
驚詬曰人情豈相遠哉昔李絳以僅一同榜之
語千古傳爲口實况在同鄉相沿之舊廢之也
何名已而董鄉會者曰邇來力不能舉以縉紳

鮮少故嗟乎多士自致青雲而醱金張宴爲桑梓累豈予儕之罪也夫按 穆宗時吾杭同朝者七侍御焉而茅公瓚高公儀張公瀚相繼駿發於都哉盛事今何如耶如辰星之麗天熹微欲盡而丁未庚戌又何寥寥也豈氣數之厄公亦無如之何耶嗟乎公之精忠能扶大物于旣傾而不能熾斯文于將替貞魂義魄能令 先帝悔禍皇天鑒憐而不能以賢書仕籍之昌微

默請于司命而振起其頽無是理也癸丑之春
風不遠儻復如丁未庚戌乎安知乙卯不復如
壬子乎廢公會者廢會館之漸也逮後進卽所
以翼先賢也此不可使聞于他郡而予與公在
鄉言鄉不敢不告公而有知其牖我乎嘗自辛
丑巳丑丁丑而遡之乙丑吾杭成進士者十人
公而以在天之靈爲桑梓造命雲蒸龍變凡所
欲爲者何所不得而予以蒸其鄉之孝廉曾不

足道矣茲因縉紳鮮少之說而廣之且布其情于公而非責其禮也壬子董鄉會者爲誰蓋水部吳大山云

壽卓母慳太夫人六十序 萬曆甲寅春作

陸太夫人者予友卓去病先生母也今上元望後三日母春秋甲子一週同籍兄弟登堂奉觴而屬予修酌者之辭予曰夫世之鍾異質以生者其受福必遐契之卯稷之拇尚矣下而爲聃

爲鶯子孕育頗竒是猶玉之有璞金之有鑛砂
之有床視其母可知其子而惟人不然間秀難
徵視其子而母可知也予無從知太夫人之賢
而視去病大雅邁俗有高士風予無從知太夫
人之淑而視去病溫然春融飲人以和予無從
知太夫人之慧而視去病賦性穎敏藻思勃發
凡此皆去病所受質于母者也質異則福遐松
栢貞四序而長久無壞者無他質殊于凡卉也

故但就人子而論揚名顯親非去病所獨而木
靜風寧眉壽用介則去病所邀天者似厚若就
母身而綏指之則有母德有母材有母儀而合
之則曰母質食其報而享之則曰母福夫去病
非以詩通籍者乎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是
有母質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是無母福也而
僖公以壽母侈魯頌惟側室成風稱焉雖然予
與去病皆側室子而側室子之有母質者在漢

爲孝文帝無母福者在唐爲李宸妃太夫人質
異而福遐可謂兼之矣我 國家大和清淑之
氣偏注于江沱小星自 二祖而外飛龍之位
側室子居多下逮王公侯伯卿大夫出側室者
什之六七名世譽髦出側室者又更僕莫數也
且 當今太皇太后不起家嬪御乎未轉瞬而
壽屆古稀再單恩矣計去病大廷獨對在丙辰
之春而太夫人膺 紫誥試霞衣在丙辰之冬

此時有 聖天子之綸褒在安用同籍兄弟之
祝詞爲然其祥實兆自今日而預以母質母福
之說爲太夫人祝云

奠錢塘楊自邇父母封君文 代同年友作

嗚呼子有令善則歸諸親以故 聖天子褒寵
卓異輒追崇其先如子官何況桃李顧忘之耶
遊門而不遘發祥之自猶之乎不得其門也承
教而不探貽穀之源猶之乎未領其教也 某等

遊門承教而邇發祥之自探貽穀之源孰有如
太封翁之令善者哉髫齡蚤秀射策擢科太
封翁之以經術貽也召杜兩邑多所平反太封
翁之以撫字貽也察淵觀火戴盆獲伸太封翁
之以神明貽也痊鹿懸魚四知一介太封翁之
以清廉貽也爰書旁午頃刻立斷太封翁之以
敏捷貽也倡議愷切遇事擔當太封翁之以果
決貽也禮士如賓意念常下太封翁之以謙光

沈氏日且

卷八

聖五初集

貽也蓋雲間隔虎林一衣帶水民情土俗不諛而自宜已不啻烹鮮游刃之便而貽穀有太封翁在則師門之澤皆翁所究矣虎林士民相與誣思夢想于去後而不忍釋者皆翁所結矣而虎林人未嘗習翁政如耳孫之憶遠祖摹音容于遺像之中而一一叅對于父母以庶幾其有合也翁不爵而貴不齒而壽雖亢宗忻有托哉而總不如享大年者更無憾于造物也况吾師

業已列諫垣爲朝廷作耳目則太封翁之澤行
將大寃于天下太封翁之思又將上結于當宁
不獨虎林人與及門之士而已也而忽焉長逝
予于太封翁痛惜傷悼豈有旣哉

祭郡守沈純菴仲子文

代社友譚青湖作

嗚呼夫古人于知己鞭且忻執況其後昆哉先
生子知己也予生也晚後先生四十年所而產
于楚先生知予也蚤甫十齡而拔之童穉之中

以冠州士先生何自識之真人倫雅鑒哉已而予困于章縫者十有餘年舉孝廉而往返長安者又六七年所而先生已懸車垂老矣予數從武林人問先生動定邇來步履矍鑠乎曰矍鑠哉精神悅康乎曰悅康哉諸公子克紹乎曰克紹哉居無何予成進士令攜李隔武林一衣帶水得望見先生于函杖間當時所以進予而剪拂之者其光景宛如也又無何而謫居于杭杭

乃子瞻舊謫之地主爵者以之優遷客之賢者
而予因是得朝于先生而夕于先生之諸公子
也先生有五子昔殤其一而去冬仲子亦復卽
世歲時伏臘其何以爲情耶風寧而木則不靜
反其常矣嗚呼痛哉予寡兄弟每壙篋其臭味
不啻手足而仲子爲知己之後昆以故不弟先
生抱西河之戚而予亦頗覺有茱萸之感也雖
然何歲不殞星而南極老人自若也萬卉改柯

易葉于冰霜之下而大椿壽且孳自若也然則
先生之大年當不自古稀止而予以此慰先生
并以爲仲子慰若就俗情論之則亦屬缺陷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甲子科福
建擬程

聖人無道外之教以尊經也夫詩書禮習聞則
易忽而乍輟又離常也子雅言有旨哉且學者
未尋語默之宗而教者先嚴雅俗之辨世有剏
一家言以傾聽者可暫而不可以爲常若乃垂

世之旨、出自先王、卽聖訓不能易也、子何以有
雅言哉、常道隱矣、心不提醒、則迷而不悟、邪說
藏矣、言無証據、則信而轉疑、然非有新奇可喜
處也、試觀詩書執禮、有一之不雅者乎、詩以溫
而雅、子言思依詩、使誦詩者自得其溫雅之趣
而已、書以莊而雅、子言治依書、使讀書者自領
其莊雅之體而已、禮以詳而雅、子言執依禮、使
守禮者自受其詳雅之益而已、子自言所學在

易而不以概及門終日言而不離三者以三者終日味之而不厭也世運改而先民之經德何時可改子不過爲先民羽翼焉耳子自言所志在春秋而不以責吾黨終身言而不外三者以三者終身由之而不盡也俗學變而羣蒙之變教何人敢變子不過爲群蒙醒豁焉耳夫人何處不狃習心而偏于窮經則艷異惟精義未窺故巧托于糟粕之棄而子言言還雅庶有用之

文章不至晦蝕夫人何事不牽成說而獨于傳
經遂厭常惟表章無力故陰竄于倣詭之譚而
子言言崇雅使生平之刪定炳若日星二三子
側聞明經之訓而猶有背馳于詩書禮者子所
以欲無言也

初學編山房杜

祭金輓桓侍御文

萬曆甲寅作

嗚呼出有不囿于俗而發憤爲桑梓吐氣者真
人傑也其先生之謂歟我國家言路挫折至

世廟而極而未始不伸何者英主立斷于俄頃
非杖卽戍甚則誅故黃髮大臣望見言官惴惴
然如鳥雀之遇鷹鷂懼不免也言路縱橫至
今上而極而未始不屈何者言官習知明主有
容言之量而藻飾直詞爲將來諛墓者作誌料
卽咕嗶家猶厭覽而欲明主不寢閣乎試以昔
之諂諂者生今之世有默默焉耳先生默人所
不肯默遂言人所不敢言寒蟬鳴鳳與時屈伸

舉朝士所心怖而目側者彈射自我令懦者愧
其重發而需者悔其發之不先先生真人傑哉
蓋當是時士大夫門戶方起慮無不雄秦而雌
浙不盡芟浙士不止也而擊秦之戎首者顧浙
之長厚君子也實掩其不備焉已而黨援漸散
朝紳稍安非先生之功而誰麋獐跳躑于草澤
田父操鑄制之而有餘虎而翼者漏于焚林之
外不能攻也而先生首剋大難之端亦雄矣哉

吾嘗謂東南之士有識無膽西北之士有膽無識而識膽合者惟浙人間有之試以先生而追吾浙三大功臣猶長庚之佐二曜于科名復何愧哉然先生所幸者遇明主之能容所不幸者不遇英主之立斷所不幸而幸者直氣振于朝野浙士依以揚聲卓然爲言官儀的使得大寃其用豎立豈有涯哉而今已矣嗚呼痛哉羊岳摧峯中河墮月或明主所欲言未可知也而我

輩言之微與令嗣有同升之雅不及此有子如是夫復何憾而終以不獲大年爲先生惜豈名者造物之所忌而特靳之壽歟

致曾道長書

天啓癸亥長安作

某苦窳之姿旣嘗抱慚于獨迂僻之性又屢見憎于人慚者益慚萍踪與世漸遠憎者逾憎浮議與我日親但草木無知葵心猶且傾日豈精誠所感杜魄能不結啣某荷憲臺虛心采物降

節停騷洩溺寧堪狄籠爨焦遽蒙蔡鑑徒以苟
營雞肋遂至困滯燕臺開口誰親然明之貌既
寢折腰罔補督郵之氣方雄特稔羈愁真成潦
倒茲遣小兒南還肅候台居附將下悵生涯汗
漫愧身名空贅于宦途流寓蕭條幸父子沾仁
于棨戟臨楮不勝翹戴瞻戀之至

就地滾來猶覺傲受人欺處不爲癡此黃茂才
述所見壁上語也不知何人所題亦頗有味特

識之

或問人可以勝天地否予答曰日當食不食人之勝乎天也強弩射潮江水爲東人之勝乎地也

稱神者云六丁六甲稱數者云六壬夫十干皆五行變化何獨丁甲壬當權用事而乙丙戊己庚辛癸俱泯泯也

自漢以後魏晉宋齊梁陳隋皆篡叛弑逆其橫

暴不如秦而取天下之詭反不及秦不但偏安
已也細繹之則唐太宗之光明正大亦不在漢
高帝下至于宋太祖強勉爲忠厚故享國長久
而無辛勤勞勩且多陰謀其子孫亡國之慘甚
于前代理數亦宜然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八畢